

战地记者讲故事

穿行戈壁

■ 戚勇强



插图/姜晨

茫茫戈壁，连绵不断的沙丘向着远处的地平线延伸。部队沿山脊上坡，地形陡峭，碎石遍地。肆虐的狂风中，官兵步履艰难，进一步退半步，只好手脚并用往上爬，像一匹负重骆驼，行走在荒凉而炽热的沙漠中。

在空军某部野战生存考核的现场，我作为记者随官兵爬上制高点。从高处望下去，一望无际的荒原上，只有这支队伍在戈壁间穿行。

休息间隙，官兵的水袋早已见底。情况比班长刘顺想象中糟糕，有的战士因炎热缺水已开始出现中暑的征兆。

刘顺晃了晃自己手里的半袋水，把它递给了下士任鑫，任鑫又递给了刚刚下连的新兵赵澳，赵澳也未喝一口。就这样，一个水袋在队伍里转了一圈，又完整地回到刘顺手中。

“前面的路不好走，每个人都要喝点水。”刘顺抿了一小口，接着往下传。就这样，每个人都抿了一小口水，然后又打起精神，继续前行。

日渐西垂，官兵终于回到了驻训点，那半袋水竟还有剩余。

“条件越是艰苦，大家就会越团结。”指导员田肯告诉我，在71年前的

上甘岭战役中，连队先辈坚守坑道作战14昼夜，最终将一面布满弹孔的国旗牢牢插上了阵地主峰。当年，坑道里缺水，不少战士渴得用舌头去舔石壁上的水珠。17岁的运输员刘明生运送弹药途中捡到一个苹果，他舍不得吃，便带回了坑道。一个苹果，大家你让我、我让你，最终传了两遍才吃完。

71年过去了，战场上的硝烟早已远去，而那个苹果的故事却深深烙印在一代代官兵的心里，官兵友爱的传统经过岁月的洗礼仍历久弥新。

和田肯说着话，部队刚到驻训点时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眼前。

那天，部队由军列换乘运输车，一路向无人区开进，直到深夜才到达驻训地。站在这静谧的星空下，我感到无边无际的孤独与荒凉。

来不及拂去一路的风尘，借助运输车的灯光，官兵立即开始安家设营。平整地、搭帐篷、扛沙袋……微弱的灯光下，官兵黝黑的脸庞布满尘土，像是一尊尊活动的泥塑。

正当大家干得热火朝天之际，一阵狂风袭来。大风夹着沙砾，无情地撕扯着刚刚架起来的帐篷。

飞沙走石之间，我看到空沙袋、衣物、脸盆在空中乱舞，新兵陈刘圆用力扯着帐篷的一角，试图对抗狂风。

“快趴下！”猛然间，一个人冲过来将陈刘圆顺势扑倒，紧紧地压在身下。与此同时，他们身后的帐篷被大风掀翻在地，裸露的连接杆险些击中陈刘圆的头部。

“没受伤吧？”压在陈刘圆身上的是班长周明。

“班长，我没事，其他人呢？”“走，找他们去！”周明拉起陈刘圆的手，使劲拽着，顾不上右手被钢丝划破而渗出的鲜血。他们在大风中跌跌撞撞地摸索着，终于在不远处找到了手拉手围成一圈的战友。

随着周明和陈刘圆的加入，战士们围成的圈子越来越大。大家紧紧挽着彼此的双臂，向着运输车的方向移动着。

沙石打在车厢上，车内官兵犹如置身枪林弹雨之中。许久之后，天色微亮，风沙渐息，官兵终于有了片刻休息的时间。

新兵们裹着睡袋睡在车厢内，老兵们则在车尾相互依偎。厚厚的沙土尚未洗净，遮住了他们的脸庞。

太阳升起，戈壁上，这些迷彩身影又忙碌起来。一座座帐篷拔地而起，牢牢地嵌入地面。

“这下再也不怕风沙了。”周明自信地说道。



记者心语：翻越崇山峻岭，寻找动人故事。

戴着左腿镜
在字里行间辗转
让思维舒展成广袤

纯净的玻璃镜片
过滤黑格尔和康德们的闪电
清澈如水的目光
透视着几千载沉浮

躺着看书
字更贴近大地
单腿镜能将风雨雷电折叠
深邃和宁静的夜色里
总有一盏灯
为人间亮着

旗帜

■ 程文胜

一面旗帜

皑皑白雪里鲜红如杜鹃
茫茫大海中灿烂如朝霞
一阵风来高高扬起
从眼睛到心里
激情岁月挥之不去

黎明前的黑暗
那面旗
只能在油灯下舒展
在狭小的船舱里挂悬
经纬线融入信仰和热血
交织世上最美的愿景
枪炮和锁链
不能让它蜷缩
熊熊烈火
让它愈加鲜艳

这是一面火红的旗帜
它飘扬光荣和梦想
传承赤诚和热爱
红色的旗帜在飘扬
红色的血脉在流淌
汇入江河，融入大地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，铁血荣光

岛是海之眼，兵是岛之眸。绵延的海防线上，数不清的岛屿和礁石如同一颗颗珍珠。翻卷的浪花将这些珍珠连成一串，装点着大海。

一路走向深蓝，鸥鸟点点，海浪声声。这里有苍凉荒寂的别样画卷，也有战天斗地的动人故事。

12月份，北方的冷空气南下，暑热退去。受纬度和海洋气候影响，浪花深处的某座小岛上，依旧满眼青绿。

环岛路在茂密的马尾松林里时隐时现。向高处望去，哨所就矗立于岛上的最高点。远眺，海天一色；近处，礁石嶙峋，浪花细碎。

—

清晨，海面的云层中，一轮红日缓缓升起。追逐着几只海鸟的身影，阳光缓缓掠过静谧的小岛，驱散了弥漫的浓雾。

吃过早饭，一级上士曹良手提餐盒，顺着石阶小路，快步向哨所走去。

“昨晚雷达没再出问题吧？”中士谷延威回答：“目前一切正常。班长，要不你回去补个觉？”

听见战友这样说，曹良才松了一口气。他一边摆摆手说不用，一边把带着热气的保温餐盒放到桌上。

昨天后半夜，雷达显示屏发生故障，从睡梦中惊醒的曹良急忙披上大衣返回值班室处置。好在问题并不复杂，凭借十几年的丰富经验，曹良迅速将故障排除。

曹良对谷延威说：“趁着换季保养，明天我们一起把雷达彻底检修一遍，有些地方我要给你演示一下。”

今年是曹良上岛的第十二个年头。从一名普通战士，逐渐成长为观察班班长兼雷达技师，“青春献给海防”这句话无疑是对曹良军旅生涯的真实写照。如今，距离他脱下军装的日子还有不到一周。

想到这里，谷延威明白了班长话语里的深意——我走了，以后靠你了。

深夜的值班室里，曹良坐在雷达操作台前，在笔记本上快速写下留给战友的工作笔记和经验总结。他时不时抬头，关注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据。

几千个日夜的陪伴，上万个小时的值守，让他能迅速判定某个光标代表的船只种类、航向航速等信息。12年来，无论日常战备值班，还是参加大大小小的演训任务，曹良没有出现过一次错情漏情。

雷达是哨所的眼睛，而曹良就是擦亮眼睛的那个人。

二

“其实两个小时之前，我就看到你了。”看着一脸不解的妻子，谷延威笑着伸手一指，“在雷达里！”

在这座偏远的小岛上，家属来队探

小岛纪事

■ 杨鼎 王浩权

亲可以说非常少见。路遥水远，上岛本就不易，何况海上的天气瞬息万变，战士们也不忍心家属经历这一路颠簸。

那年，谷延威日思夜想的妻子陈晓，终于踏上了去往小岛的旅程。飞机、高铁、汽车、轮渡，一路辗转上千公里，可等她登上码头，却迟迟没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。

陈晓一边强忍着晕船反应，一边回应身旁战士热情的问好。害羞、新奇、思念、委屈一起涌上心头。

原来，陈晓比预计时间来早了，恰好赶上谷延威值班。思念已久的妻子近在咫尺，战士的责任却不允许谷延威擅自离岗一分一秒。战友们一边七嘴八舌地向陈晓解释，一边带领着她登上了山顶的哨所。

“从你坐上船出发，其实就已经被我雷达‘锁定’啦。我提前了好几个小时见到你呢。”

“哼，说得挺浪漫，还不是没来接我。”

面对丈夫的解释安抚，陈晓心里的气其实早已消散了，脸上绽放出幸福的笑容。

而在谷延威心里，守望蓝海的浪漫不止于此。

入伍前学习绘画的他，来到岛上后很快成了连队的“绘画达人”。哨所的走廊、宿舍都挂着他的画作。不久前，他更是利用休息时间到海边收集形态各异的石头和贝壳，创作了极富特色的“前哨”系列作品。这些作品深受连队官兵喜爱。

深夜的值班室里，只剩仪器有节奏地“滴答”轻响，雷达屏幕上不断闪烁的

像骆驼刺一样生长

■ 商洪杰

“骆驼刺看起来像是枯萎了，实则蕴含生机。”

战友告诉我，这些骆驼刺是他们亲手栽种的。这种植物根系强壮，不择土壤也不挑水肥，在沙漠之中努力向下生长，从沙地深处汲取水分，只留钢针般坚硬的枝干应对残酷干旱的环境。骆驼刺的抗旱能力极强，抗倒伏能力更强。无论环境多么恶劣，它似乎都能适应。

我并没有把战友对骆驼刺的赞美放在心上，因为在我的印象里，只有仙人掌能在沙漠深处长久存活。

直到一次沙尘暴来袭。

周末，我喜欢在房间里读书。眼睛疲惫时，我会抬头望一望围墙外零星绿色。那天，我正望着窗外出神，仅仅几十秒钟的时间，视野就从清晰变成了灰暗。

“沙尘暴来了！”在沙漠之中，沙尘暴的来临没有一点征兆。转眼间，许多稍微高于地面的物体已经完全被黄沙掩盖。

狂风夹杂着沙尘席卷大地，宿舍的玻璃被碎石击打得咣咣作响。风沙过后，墙外的骆驼刺也倒伏在了地上。看到这仅有的植物被沙尘暴摧残，我忍不住叹气：“太可惜了，你们好不容易种的骆驼刺就这么没了。”

身后的老兵却摇摇头说：“你太小看骆驼刺了！等一周，你再看。”

果真，短短一周时间，几株墨绿的幼苗便从黄沙中破土而出。枝条生长很快，又过了几天，有些枝条已经越过围墙朝着院内肆意生长。我不禁惊叹，这种外表不起眼的植物竟有着如此旺盛的生命力。骆驼刺勇于挑战艰苦环境的品格，不正是我一直以来追求的吗？自那时起，我便喜欢上了这种植物。

光标，清晰展现在谷延威脑海中。窗外这片广阔大海，此时化作一张肆意延展的画布，轻轻拾起想象的画笔，便足够他在寂静漫长的深夜里自由挥洒——

远处的采砂船上，船工操作的机器隆隆作响。渔船上的渔民，或许刚刚有了收获，网中的鱼儿溅起朵朵浪花。海浪拍打船身的涛声，惊醒了正在舱顶休憩的海鸟……

三

“我爸守边防，我守海防，我觉得非常光荣。”这是刚入伍时潘洋第一次与班长谈心所说的话。

潘洋的曾祖父潘德芳，在1939年的长沙会战中英勇牺牲，年仅28岁。他的祖父潘玉华，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。他的父亲潘兴忠，曾服役于西藏高原某部，多次获得表彰……

潘洋从小就将参军入伍作为自己的梦想。上岛之前，他在入伍愿望一栏填写的是：保家卫国。

看着眼前斗志昂扬的新兵，班长曹良打心眼里高兴。可他也有些担心，在这个远离大陆、远离城市的小岛上，激情是短暂的，平淡枯燥的坚守才是常态。潘洋是否真的能适应这份平淡枯燥，在岛上深深扎根呢？

曹良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。

上岛的第3个月，新鲜感渐渐消失了，潘洋开始觉得自己并没有那么喜欢这里。守岛生活枯燥乏味，每天面对着相同的工作、相同的战友，一切都像是永恒不变的。就连不断冲刷海滩的浪花，似乎也唱着亘古不变的歌。

潘洋终于明白，他只看到了先辈们坚守边关冷月的豪迈，却没有看到背后的寂寞与孤独。军人真正的奉献，不仅在于战场上的热血拼搏，更在于无人知晓处的默默付出。

一天下哨途中，曹良指着石阶路两旁茂盛的剑麻，对潘洋说：“你看，这些剑麻是咱们种的。刚种下的时候还是小苗苗，现在已经快有一人高了，每年夏天都会开出美丽的花。虽然远处的风景很美，但一直望着远方，就会忽视身边的美丽。”

潘洋明白，班长是在提醒自己要珍惜眼前。那天晚上，他躺在床上难以入眠，脑海里光影闪烁：荣誉室里，一面面鲜艳的红旗如火焰般热烈；小路旁，挺拔的剑麻开出串串花朵；赶海途中，张牙舞爪的螃蟹伴着战友欢乐的笑声从脚边爬过……

时光匆匆流逝，门口剑麻又抽新叶，天边新月又缺。转眼，潘洋从一名懵懂的新兵变成了坚定的老兵。

这天清晨，在值班记录本上签下名字后，潘洋走出了值班室。略带海盐味道的空气，让潘洋感觉分外清新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已经将小岛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。

朝阳在海面上投下点点金辉，铿锵有力的口号声从远处传来，伴随阵阵涛声，奏响熟悉而动人的旋律。



长征

第5984期



岸边风景(油画)

张曼作